

中共五大书记



李满忠 刘建华◎主编

毛泽东

周恩来

任弼时

刘少奇 朱德

险

难

春

秋

中央文献出版社

第一部全面记录中共开国五大书记在重大危难关头，临危不惧，以大智慧大定力，谈笑从容，渡过艰难险阻，跳出山穷水尽的困境的纪实作品。

中共五大书记历险纪实

险难春秋

Xiannan Chunqiu

李满忠 刘建华 主编

央文獻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险难春秋：中共五大书记历险纪实：/ 李满忠，刘建华主编.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5

ISBN 7-5073-1878-8

I. 险… II. ①李… ②刘… III. 党和国家领导人—生平事迹—中国 IV.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第 041031 号

险难春秋——中共五大书记历险纪实

主 编 / 李满忠 刘建华

责任编辑 / 李庆田

封面设计 / 大象设计工作室

版式设计 / 崔青松

出版发行 / 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 编 / 100017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东方圣雅印刷有限公司

710 × 1010 16 开 25.5 印张 400 千字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7-5073-1878-8 定价：38.00 元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狂飙落	惩腐恶	001
第二章	韶华逝	云共雾	050
第三章	沧海流	岁月稠	098
第四章	卷巨澜	锓未残	147
第五章	关山远	苍穹寒	195
第六章	恨如缕	崩绝壁	243
第七章	挥黄钺	悲歌咽	290
第八章	殒巾帼	吟悲歌	331
第九章	乾坤赤	动地诗	374
第十章	铁索寒	捷音连	417



第一章

狂飚落 惩腐恶

001

第一章

狂飚落

惩腐恶

1 天空是蓝黑色的，大地是黄红色的，宇宙广阔无际；太阳每天升起又落下，月亮每月有缺也有圆；四季寒来暑往一年一度，万物阴阳调和天道有常，气候因云腾而生雨，节令之至露寒为霜；世态炎凉官场险，大道无痕天地知——这是河南省省委书记陈焕诚和新任省纪委副书记王步凡面对河东极其复杂的政治、经济和治安形势发出的由衷感叹……

河南省的原省委书记马疾风于2003年7月平平淡淡地退休了，陈焕诚是2003年7月份从其他省调到河南省接任省委书记的，他风风火火的工作作风正好与马疾风四平八稳的处事方法形成对比。有人从陈焕诚的外表看，说他很像一个学者，这年头说谁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人可不一定是褒奖他，陈焕诚每每听到有人说他像一个学者的话时总是笑一笑纠正说：“我首先是个共产党人，其次才是一个崇尚道家和儒家思想的知识型领导干部。”他似乎很忌讳别人说他是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这个词在过去一度也不是褒义的。

陈焕诚有一次在和省长路坦平、常务副省长边关等人的谈话交流中就借古人的说法，这样诠释道家天人合一的大道：道并行而不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衡气以为和，或损而宜，或益之而损……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可能他当时的目的是在强调省委和省政府的合作共事。他与省委副书记井右序、李宜民以及组织部长姜曼娣、宣传部长沈飞扬和省委秘书长欧阳颂在一次谈话中强调的是以和为贵，他说万物人至上，万事和为贵，内则众志成城，外则良友诸多，气和能财源广进，人和可所向披靡；礼之用，和为贵，君子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合；他是这样说的，也是按照这种原则推己及人，也是遵循天下为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去做的；他一直遵从的是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的准则，认为在官场上同僚之间的和谐是一种至高境界；于是他反复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人类和为贵，天下和为美……欧阳颂曾经就他这样的思想写成一篇名字叫《大

道赋》的文章发表在《河东日报》上。

不过最近这样的话陈唤诚不怎么说了,因为河东区官场的政治秩序没有按照他的理想去发展,反而有些背道而驰。现在已经出现的不和谐的音符,使他经常寝食不安。由此让陈唤诚联想到“寄语幕中宾友,公门孽海无边”这两句古训;也使他不由得想起主席他老人家的诗句“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2005年2月28日,春节的喜庆气氛刚刚过去,当人们仍然沉浸在节日的余兴中时,河东区天首集团下属的煤业公司红星煤矿一场突如其来的矿难如平地惊雷,让所有的人目瞪口呆——红星煤矿发生一起特大瓦斯爆炸事故,矿震又造成井下塌方透水,199名矿工被困井下生死不明,28人受伤送往医院正在抢救治疗,河东区天一时之间倾斜了……

突如其来的特大矿难使河东区高层人士的心头立即笼罩了浓浓的阴云,使老百姓人心惶恐,议论纷纷,就像因为被污染作践了的北方天空一样,灰蒙蒙,雾蒙蒙,一片黯淡……

在此之前,因为《河东日报》首席记者、新闻部主任闻过喜的一篇揭露性文章登在《内部参考》上,文章矛头直指省委主要领导。这篇文章的刊出,引起中央领导的重视,让河东区产生了一场“小地震”……省委书记陈唤诚被中央首长召到北京质询……一时之间,省委省政府失去了往日的平静,矿难的发生又无异于雪上加霜,在伤口上撒盐,使河东区发生了一场“大地震”……

闻过喜的文章涉及河东区的三个敏感问题:一是河东区的工业强省战略没有收到预期效果,企业亏损严重,经济面临崩溃边缘;二是河东区的铝电行业高耗低能,管理非常混乱,如果不及时得到有效的治理整顿,后果将不堪设想;三是各个铝电集团的老总都兼任着政府部门的行政要职,这种亦官亦商的现象很不正常,与上级的有关规定相悖……

一名地方新闻机构的记者,竟敢如此胆大妄为地撰写文章公然向省委、省政府叫板,目无省委书记和省长,那犀利的笔锋和咄咄逼人的气势,简直让陈唤诚有些惊诧,让省长路坦平有些无法容忍。

3月1日,河东区省委会议室里正在召开河东区经济工作反省和二二八矿难情况通报会议。

会场的气氛非常严肃,该来参加会议的领导都来了,只有省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李宜民没有参加会议,他凌晨得到矿难消息后就赶到凤凰山红星煤矿事故现场去指挥抢险救人,现在仍然坚守在那里,井下被困矿工截至目前还没有任何获救的消息,与会者的心里都忐忑不安……

河东区委召开的这次会议是在河东区经济形势面临崩溃边缘和红星煤矿发生矿难的情况下召开的,国家发改委和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有关领导亲自莅临河东区参加会议,使会议的气氛显得有些紧张。河东区参加会议的有

大道无涯



省内四大班子主要领导、厅委局一把手和各地市的书记和市长。《河东日报》记者闻过喜在会场上忙着拍照和采访，他原来是《天野日报》社的副总编，因为未婚妻路长捷在省城，《河东日报》社有意调他到省报新闻部当主任，他毅然辞去副总编的职务，来到省报任了新闻部的主任，上班仅三个月时间就把河东的天给捅了一个窟窿。他是几年前加入九三学社的，因为是民主党派人士，身份比较特殊，陈唤诚没有对他提出什么批评。

因为《河东日报》记者闻过喜写的那篇文章，省委书记陈唤诚刚刚在北京向中央领导汇报完河东省的经济现状和目前存在的问题以及将要采取的解决办法，刚刚离开中南海准备回家看望女儿陈香，突然得到2月28日23点30分天首集团煤业公司红星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的消息，就急忙往机场赶，然后登上夜间的飞机匆匆忙忙地赶回河东。当飞机在天首机场降落时，时间已经是3月1日的七点钟了。回到省委，他就急忙让秘书长欧阳颂通知召开紧急会议……

目前陈唤诚只是在电话里得到省长路坦平的一些汇报，还没有顾得上到红星煤矿事故现场去查看，更不知道发生事故的具体原因，是天灾还人祸？他对这个问题还没有来得及仔细考虑。会议已经开始，陈唤诚像往常一样很慈祥地望了闻过喜一眼，而路坦平看闻过喜的眼神就有些复杂，闻过喜好像并不计较任何人的目光和表情，一心在采访会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国家安全监督管理局的领导比陈唤诚的行动还迅速，已先于陈唤诚来到河东省省委的会议室里。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领导来得如此迅速，在河东高官们看来大有兴师问罪的味道。陈唤诚这次北京之行，与其说是向中央首长汇报工作，不如说是反省和检讨。也有人预测他可能是去请辞的，因为自陈唤诚于2003年7月14日调任河东省任省委书记后，河东省就没有太平过。先是根据省长路坦平的建议，提出了工业强省战略，从2003年8月至2004年底，全省上马大型火电厂15家，上马年产20万吨以下的电解铝厂18家。由于大型电解铝企业上马过多，造成资金能源严重不足，其中只有5家电厂正常运作，3家电厂建成有望，7家铝厂已经投产，其余的或者不死不活，或者已经停产下马。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河东日报》记者闻过喜向《内参》投递了稿件，而河东省目前出现了这样的经济混乱局面与陈唤诚的初衷是大相径庭的。当初他设计的是通过工业强省战略使河东省三年跨入全国工业强省行列，谁知道计划赶不上变化，现在工业强省战略面临流产危险，下马的大型铝电企业又造成一大批新的下岗职工，这些下岗职工还不断到省委省政府门口静坐请愿，弄得省委书记陈唤诚和省长路坦平焦头烂额，一筹莫展。特别是二二八矿难事故的发生，更像一记重拳击在陈唤诚的脑门子上，把他和路坦平同时击晕了，差点使他们瘫坐在地上……现在困在井下的矿工生死不明，陈唤诚的心如同一下子掉进了冰窟里，弄不清方向，满头雾水。路坦平的心里也从来没有这么慌乱过。

天野市委书记王步凡和市长林涛繁是3月1日早上七点钟接到开会通知

的，他们一大早就驱车往省城赶，因为有雾，高速公路上也不敢跑快车，再加上堵车，整整耽误了两个小时。等他们步入省委会议室时，会议已经开始半个小时了。

王步凡在找地方坐的同时看了一眼主席台，发现坐在上边的陈焕诚表情木然，路坦平则用带着责备的目光注视了一下王步凡和林涛繁。王步凡是在当上天野市市委书记的时候把偏分头梳理成背头的，自从他以大背头出现在公众面前之后，就有人说他的长相有点像天安门上边的画像。他对这种说法也颇感自豪，像伟人毕竟不是什么坏事。过去王步凡在愤怒的时候鼻子痒，高兴的时候耳朵痒，苦恼的时候胸口不舒服，因此有时候有意无意总要摸鼻子、掏耳朵、抚摸胸口，现在他觉得那些动作不够高雅，就改成用双手向后拢背头的习惯了。刚才路坦平用奇怪的眼神不停地注视王步凡，让他有些纳闷，不知道怎么就产生了一个可笑的想法，好像路坦平在说：我一个省长还没有梳背头，你一个小小的市委书记凭什么就梳了背头……心里这么想，双手还是不由自主地而后拢了一下背头。

省委副书记井右序、常务副省长边关、省委组织部长姜曼娣、省委宣传部长沈飞扬、省委秘书长欧阳颂和主抓工业的副省长季喻晖以及主抓财贸的副省长周姜嫒都只是向他们点了点头，省政协主席刘远超笑容慈祥地向他点头致意。刘远超在私下总说王步凡是培养出来的优秀干部，可是王步凡并不这么认为，他觉得领导不应该这样说话，你怎么能够凌驾于组织之上呢？正好平州市委书记秦汉仁和天首市委书记刘颂明中间有两个空位，王步凡和林涛繁急忙坐在那里。《河东日报》记者闻过喜在天野的时候就和王步凡有交情，特意向他点点头，王步凡也报以微笑。闻过喜忙着在会议上采访，不远处的煤炭厅厅长白杉芸也急忙向王步凡报以微笑，他们在天野同过事。副省长周姜嫒长得特别像天野市前任书记乔织虹，王步凡每次见到她就会想起乔织虹，就连极不爱说闲话的林涛繁也小声对王步凡说：“周姜嫒很像乔织虹，白杉芸长得很像姜曼娣……”

王步凡笑着点点头，表示赞同林涛繁的话，又习惯性地用双手向后拢了一下自己的背头。

国家发改委的领导正在讲话：“……河东区自从陈焕诚同志调任省委书记后，提出了工业强省战略，他的初衷可能是好的，也得到了上边有关部委的批准和肯定。可是在具体操作过程中，由于河东区主要领导对市场经济规律和国际铝行业形势认识不足，造成了严重的政策策略性失误，河东区一窝蜂地大建电厂和铝厂，这种做法本身就违背了市场经济规律。河东的电厂和铝厂有一半是至今国家还没有批准的在建项目。如此一来就直接导致了河东区经济秩序的混乱和产业结构的不合理，现在能源不足，企业亏损严重……是天灾？还是人祸？我们经常说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不能不考虑全局的大气候和局部



的小气候,不能只把政策挂在嘴上,要重视落实啊!发展观和政绩观等等许多问题确实是值得河东省委和省政府去深思和反思的……”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领导是这样说的:“……我国一些大型煤炭基地低水平的采掘个体太多,拼抢资源现象严重,现有大大小小各类煤炭企业3万多家,煤炭安全事故大面积、高频率爆发,绝不是偶然现象,它充分暴露了我国煤炭监管制度存在的问题。河东区两年来盲目建设大型电厂和铝厂,对市场经济规律认识不足,势必造成电能缺口和煤源短缺,煤源不足势必导致煤价上涨,煤价上涨势必造成滥采滥挖现象的发生,因此在煤炭资源管理、煤炭经营管理、煤炭安全生产等诸多方面出现的一系列极为严重的问题,结果就发生了建国以来罕见的二二八矿难事故。这个事故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因为一味强调产量,在造成资源严重浪费和破坏的同时,势必是以牺牲安全生产为代价的,最终会导致煤矿安全生产领域事故频繁发生。今后各类煤矿企业必须安排负责人和生产经营管理人员下井带班,确保每个班次至少有一名负责人或生产管理人员在现场带班作业……这次矿难的发生,再次为我们敲响了煤炭安全生产的警钟……目前的首要问题是:迅速采取一切措施,千方百计全力抢救井下被困人员,救治伤员,认真查明事故原因,做好善后工作,保持矿区稳定……”

国家发改委和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领导讲着话,王步凡就开始审视陈唤诚和路坦平的表情。陈唤诚调任河东省委书记时是61岁,现在已经是64岁的人了,不过看上去只有五十多岁,不像是六十多岁的人。他是大学教授出身,虽然从政也有将近20年了,但他身上仍然残留着书生之气和学者风度,比如欧阳颂弄那个《大道赋》的文章,王步凡就认为没有多大必要,离生活太远,不贴近人民群众。陈唤诚不染头发,花白的背头总是梳理得很齐整,面容比较慈祥,因此人们说他长了个菩萨脸;瘦高的身躯上永远都穿着灰色的中山装,连风系扣都系得很紧,中山装里边是白色衬衣,白色衬衣刚好比中山装大那么一点,领子宽窄匀称地露在中山装外,看上去非常整洁;金边眼镜戴得很周整,就这他每隔几分钟总要把眼镜扶正一下,尽量使自己显得精神些。因为他是知识分子型的干部,与王步凡比较投缘。两个人不同的是王步凡身上多多少少有些刁钻之气,陈唤诚身上多多少少有些迂阔之气。王步凡的座右铭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陈唤诚的官场座右铭是:为官之道,慎之又慎,有功,光前裕后,有错,误人侮己。陈唤诚身后的墙壁上是毛泽东的诗词: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省长路坦平的身材略胖一些,与陈唤诚形成鲜明的对比,他比陈唤诚小四岁,永远都是西装革履,偏分头染得乌黑发亮。路坦平是从平州市委书记一步步升上来的,攻于心计,熟知为官之道,经常挂在嘴上的话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人占七分,天占三分”。因为平时路坦平比较严肃,人们说他长了一副阶级斗争脸。省长和书记一个胖一个瘦,河东区干部就有了“瘦婆娘骑胖驴,肥瘦相搭”的说法。这种说法不仅仅限于两个人的外表,还有更深刻的内涵,因为陈唤

诚瘦，性格像女人，慈善；路坦平胖，性格有些粗犷威严。但是在工作上两个人配合得又相当默契，路坦平在下属面前是叱咤风云的开拓者型干部，他那副“阶级斗争”脸始终紧绷着，虎威永存；而在陈唤诚面前总是毕恭毕敬像个称职的帮手，有人说他的笑容只针对两个人：一个是省委书记陈唤诚，一个是天首集团总裁苗盼雨。而他最欣赏、最容易提起的那副对联是尽人皆知的：民为天下之本，有民方有天下，无民何来天下？故而民即是天，天即是民，细民性命大于天；法乃国家公器，立法全为保民，法滥岂能安民？因之法善民聚，法弊民散，天子行事须守法。因此有人就说这副对联是路坦平的座右铭。

国家发改委和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领导带有批评性的话好像并没有刺激到陈唤诚的神经，他的表情安详自若。他的泰然处之来自于心底的坦诚和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态度。河东区目前出现的问题，已经引起了这位共产党人的自责和反省，他勇于承担责任，正在反思自己。尽管工业强省战略最早是路坦平提出来然后得到了他的支持，具体工作也大都是路坦平一手在操作的，但是陈唤诚认为目前不是推卸责任的时候，他毕竟是河东省的省委书记，理所当然应该由他来承担责任。他现在考虑最多的是在中央把他调离河东区之前，他有责任和义务搞好河东区的经济治理整顿工作，以求达到亡羊补牢的效果，而不是把责任推到路坦平身上。尽管他心里像明镜似的，知道路坦平可能干了自己不应该干的事情，已经给河东经济造成了损失，但是他嘴上从来不多说。他知道路坦平的为人，知道他从来不相信批评与自我批评，因此他也明白，一旦自己说了路坦平的什么失误，那就是要和他摊牌了。

其实河东区的高层人士谁都知道陈唤诚从调任河东区委书记那天开始，他就一直在被路坦平利用，工业强省战略的最大受益者是路坦平：他的大儿子路长通在澳大利亚办起了铝电贸易公司，仅一年多时间就大富大贵起来；二儿子路长远在深圳办起了天首铝电货物转运公司，河东区所有进口的氧化铝粉和所有出口的氧化铝产品都要通过路长远兄弟二人，价格的高低当然也是他们兄弟二人说了算。路氏兄弟现在手里到底有多少钱，谁也猜不透，路长通现在是澳籍华人，路长远已经加入新西兰籍，连媳妇都是外国娘们，路长通的媳妇是美国人，路长远的媳妇是澳大利亚人。路氏兄弟的成功，完全是省长父亲支持和扶植的结果。也许这就是路坦平经常说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人占七分，天占三分。

国家发改委和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领导讲完话，是陈唤诚讲话，他的讲话更确切地说是在做自我批评。他在《河东日报》记者闻过喜向上边反映问题之前已经意识到自己被路坦平利用了，然而他又是个沉稳老练的人，准备在参加完北京召开的“两会”之后，利用先进性教育查摆问题阶段把问题说清楚，必要的话他会开始约束路坦平的权力和行为，他想采取比较平稳的措施治理整顿河东区的经济工作混乱局面。没想到《河东日报》记者闻过喜的一篇文章

大道至简





章不仅把他的计划全部打乱了,还使他处于十分被动的尴尬境地。他望着《河东日报》记者闻过喜,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批评他吧,人家反映的是实际情况;表扬他吧,自己正在为此闹心呢。

“记得唐代诗人郑谷有一首诗:举世何人肯自知?须逢精鉴定妍媸。若教嫫母临明镜,也道不劳红粉施。诗的大意是举世有自知之明的人很少,要想分辨出是非、善恶、贤愚、美丑,得靠明镜这个客观的工具予以帮助。即使面丑心善的黄帝妃子嫫母,走到明镜面前,镜子也会告诉她用不着打扮了。意思是说已经鉴别出她面容虽然丑陋,但心地有很善良的一面。为什么说起这首诗呢?就是强调自知之明和实事求是。首先我强调一点,作为一名共产党人,我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也敢于承担应该属于我自己的责任,更能够虚心接受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意见。我是2003年7月14日调任河南省委书记的,上任当天,河南省天首市古都路就发生了一起抢劫银行大案,当时省工商银行古都路支行一共被抢走现金1000万元,哈哈,给我来了个下马威啊,而七一四抢劫银行案至今仍然没能告破,我失职啊……”

陈焕诚说到这里有意无意地用右手拢了一下自己花白的背头,又不由自主地看了省公安厅厅长薛永刚一眼,把薛永刚的脸都看红了。接着他又说:“我来河南省上任的时候,河南省的经济是比较落后的,在全国名次排列倒数第三,因此我深感责任之大,担子之重。当时受市场经济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经济形势一派大好的影响,我个人也认为河南省要想在经济上打个翻身仗,必须依靠工业。当时天野市天南县的铝电工业园已经形成规模,经济效益很好,平州市的工业园区也形成了良好的发展势头。我和路省长到这两个市调研之后,召开了全省工业工作会议,提出了工业强省口号,并且成立了工业强省委员会,吸收天首市市委书记刘颂明、天野市市委书记王步凡和平州市市委书记秦汉仁三位同志为委员。于是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全省新上大型电厂十家,新上年产5万吨以上电解铝项目13家。2003年7月份,河南省内一吨煤的价格是100元左右吧,而到了2004年的第四季度,一吨煤的价格已经暴涨到300元左右。煤价猛涨,电价迟迟没有涨,直接冲击了电厂的效益;受国际大气候的影响,氧化铝粉价格一涨再涨,而铝厂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死挑战。目前,省内只有一家铝厂效益可观,三家铝厂尚有微利,两家铝厂收支持平,而有五家铝厂停产,五家铝厂倒闭下马。现在的煤炭价格已经不止300元了……市场经济形势瞬息万变,铝行业的生存空间突然缩小,这种风云突变的经济形势我没有估计到。煤价的持续上涨,导致各家煤矿不顾客观实际和不注重安全生产,只注重原煤产量而疯狂采挖,最终导致红星煤矿二二八矿难事故的发生,教训惨痛,影响恶劣,因此我个人也认为河南省目前存在的问题是比较严重的,既是天灾也是人祸!天灾,人力不可抗拒;人祸,我们必须承担责任!因此我对《河东日报》记者闻过喜同志向上边反映河南省存在的问题是持肯定态度的。一个党的高级干部,既要能够客观地面对成绩,也要能够经得起挫折的考验,自己有

短就不要怕人家揭，揭短正好帮助了我们，使我们的头脑能够迅速清醒，错误及时得到纠正……”

陈唤诚提到《河东日报》记者闻过喜同志向上边反映河东存在问题的事情在会场上引起一阵骚乱，因为他们大多数人还不知道《内参》上已经把闻过喜的文章登出来了。路坦平听到这里，虎着脸，用刀片一般的目光扫了一下闻过喜，闻过喜却像没有听见“反映问题”这个话似的继续记自己要记录的东西……

陈唤诚讲着话，王步凡用双手向后拢了一下自己的背头，忽然想起别人口传的七一四抢劫案具体细节：2003年7月14日，天首市古都路工商银行储蓄所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抢劫案。上午九点，四名持枪的蒙面歹徒从一辆挂着公安牌照的车上下来，直接冲进古都路工商银行营业厅，开枪打死十名营业人员，抢走现金1000万元。凑巧的是红旗煤矿在半个小时之前才存入该营业厅1000万元，半个小时后就发生了抢劫案，当时一个受伤的保安人员乘歹徒不备，爬起来用电警棍击伤了一名歹徒的左眼，歹徒又向他的头部开了一枪。这一情节营业厅的摄像头摄得清清楚楚，事后这起抢劫案连公安部都惊动了，也下来过一个专案组，可惜案子一直没有告破。当时的天首市公安局局长接到报案，立即组织警力在天首市展开拉网式的搜查，竟然没有获得一点有价值的线索，歹徒好像抢劫之后立即在天首市蒸发了。事隔三天，在天首市北山的一个山沟里发现了那辆挂着公安牌照的车，车上有三具尸体，而这三具尸体全都是赤身裸体，面目全非，警方怀疑他们就是抢劫银行的歹徒，但是三具尸体里边没有一个是死前左眼受过伤的人，也就是说那个被保安击伤左眼的歹徒并没有死，这三具尸体很可能是同伙杀人灭口之举。此后，七一四抢劫银行案始终没有告破，被抢劫的1000万元现金也没有任何下落，天首市公安局的局长因为破案不力被调到省公安厅任了闲职，省委副书记李宜民的爱人摆蕴菲从平州公安局调任天首市公安局任局长兼天首市政法委书记。摆蕴菲到任以后始终把七一四抢劫案当做大案要案来侦破，仍然一无所获。摆蕴菲原是平州市公安局的局长，因为丈夫李宜民是省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夫妻两地分居，生活上多有不便，省长路坦平亲自出面协调把摆蕴菲从平州调到天首市公安局，时间在七一四抢劫案发生后的一个月后。几乎在同一时间，一个叫苗盼雨的平州籍女商人从平州来到天首市，向天首市人民政府申请要在天首市组建铝电集团。正当省委发出工业强省号召之际，苗盼雨主动到天首市来投资办企业，启动资金一个亿，在天首市市委市政府看来可算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喜坏了天首市市委市政府的政要们，特别是天首市市委书记刘颂明高兴得简直快要跳起来了。他把这个好消息汇报给省委书记陈唤诚，陈唤诚也比较关注，又打电话给省长路坦平，路坦平好像早已考虑成熟，当即表示私营企业进省城是个新鲜事物，是不是应该将苗盼雨树立为工业强省的私营企业典型，在政策、资金和占地批项上都要给予大力支持。陈唤诚默许了，路坦平表态了，刘颂明支持了，于是苗盼雨的天首铝电集团在省委省政府以及天首市市委市政府的支持关怀下，在一片掌声、一路绿灯

的情况下大张旗鼓地开张兴建。当然,此后不久关于天首集团老总苗盼雨和省长路坦平的绯闻也就随着工程的建设传开了,消息来自平州,说得有鼻子有眼……

陈唤诚讲完话,是路坦平讲话。路坦平的讲话与陈唤诚的讲话如出一辙,也是检讨性的,所不同的是他直接说天首集团现在近于倒闭边缘他是负有主要责任的,当初天首集团是他一手树起来的典型,目前天首集团出现亏损局面也是他始料不及的,真可谓天有不测风云……他那极具煽情的话和富有鼓动性的手势再加上他那副“阶级斗争”脸,有人说他颇有大将风度,有人说他实在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主。而陈唤诚此时对路坦平敢于主动承担责任,坦诚相对,也点了一下头。

会场上有几个路坦平的追随者和亲信,见陈唤诚点了头,不由自主地向省长投以敬佩的目光,为这位敢做敢为的省内二号人物暗暗叫好。当然那些知情者都知道路坦平是在演戏,是在装一副敢于承担责任的面孔。最起码王步凡和林涛繁就是这样认为的。其实在今天这个会议上,路坦平不这么说也不行,因为全省干部群众谁都知道天首集团是路坦平在河东区一手扶植起来的唯一一家能够与其他国有企业抗衡的私营企业,省内各大银行在路坦平的打招呼中都给天首集团贷了巨款。目前仅天首集团的贷款金额就有100个亿,它的资产虽然没有天野集团雄厚,但是贷款远远超过了天野集团。又有一个让人弄不明白的问题就是,平州铝业集团是一个国有企业,它不知道为什么就肯为天首集团担保让它任意到银行里去贷款。现在天首集团突然出现危机局面,而那些银行的行长们好像一点也不着急,不知道是因为有路坦平这棵大树在遮风避雨,还是他们从天首集团老总苗盼雨那里得到了什么好处,嘴已经被贴上了封条。

路坦平做完自我批评,陈唤诚说:“散会后工业强省委员会成员们留下,我们还有两个任务:一是要到红星煤矿去查看矿难灾情,二是晚上还要召开有关的会议,其他人员就可以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了。在此我强调一点,在目前这种非常时期,大家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不能再出现什么乱子。走吧,我们现在就到红星煤矿去察看灾情,李宜民书记从凌晨到现在一直坚守在那里……”

王步凡和林涛繁从会场里走出来,分别之际王步凡嘱咐林涛繁说:“林市长,陈书记说得好啊,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你回去以后一定要尽快组织人员对天野辖区内所有的煤矿进行一次突击性的安全大检查,要以红星煤矿的事故为反面典型,进行一次安全生产教育,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没有安全就没有一切。老林,受煤价猛涨的刺激,我们天野不达标的小煤矿也存在屡禁不止的现象,天野地盘上的煤矿也不能说就不存在任何问题,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咱们那里可千万不能出现任何闪失,不然我们两个都……”

“放心吧,我昨天还在下边检查呢,回去继续下乡……”林涛繁点了点头,没

有多说话。林涛繁是个做得多说得少的市长，在群众中有很好的口碑。

王步凡又说：“省里边现在有点乱，我是工业强省委员会的成员，估计得在这里待几天，天野的事情就托付给你了，有什么事情你就临机决断吧，没有必要事事向我请示。”

林涛繁只点头没有说话，两个人握手而别。林涛繁是个不多说话的市长，因此有人说他是“哑巴”，他的工作能力很强，在群众中的威信一点也不比王步凡低，因此王步凡比较看重林涛繁，把工作交给他王步凡也比较放心。

林涛繁走后，王步凡也在考虑陈唤诚所说的天灾人祸问题。天灾，无非指河南省铝电工业目前所处的低迷形势，为此也搅乱了省内的经济秩序；人祸，又具体指哪些人呢？陈唤诚没有把话挑明，也许他现在还不知道路坦平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也许他已经对路坦平的所作所为了如指掌，故意采用欲擒故纵之法，等待有了合适的时机，再一击而达目的……下边的干部经常议论陈唤诚和路坦平，有褒有贬。王步凡知道河南省目前出现的经济混乱局面，路坦平负有最大的责任，天首集团可以说是罪魁祸首。眼看河南省的政治秩序就要因为经济秩序的混乱而混乱，这一点连他王步凡都意识到了，陈唤诚不可能没有意识到。至于路坦平会不会为此付出什么代价，什么时候才会让他付出代价，王步凡现在还不得而知，现在官场上的很多事情总会出人意料，有些时候微妙得已经不遵循正常的游戏规则了，因此在没有什么结论的时候最好不要去妄加推测。结论，有时候出人意料，但又在情理之中，有时候不在情理之中，也出人意料，但是你还不能不接受。这种现象这几年实在是太多了，随便一个地方都存在，已经见惯不怪了。

此时，省委大院对面一栋什么大厦正在施工，高高的脚手架上不断有焊花落下，就像节日的礼花，仿佛在祝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地上取得的辉煌成就。包括天首市在内，改革的成绩是主要的，失误是次要的，虽然不能因为成绩对失误忽略不计，也不能因为失误就把一切都看得渺茫黯淡。祖国，毕竟在探索中前进，在磨炼中成长；党，她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能够不断完善自己，能够及时纠正自己的偏差，走向成熟，铸就辉煌。改革开放，也是在摸索中发展前进的。

2 天首集团红星煤矿坐落在天首市南郊凤凰山的山坳里，凤凰山原来虽然不是十分美丽，不能和北山相比，但是也青山起伏连绵，树木郁郁苍苍。然而，这几年由于众多煤矿的无控制开采，严重破坏了这里的生态环境，青山不青了，树木伐光了，早已失去了往日的魅力。现在，只要是晴天，凤凰山到处尘土飞扬，连空气都遭到严重污染，有时候黑乎乎的尘雾还蔓延到天首市的上空，白天少有晴朗，夜晚星星稀少。现在的凤凰山，除了煤炭以外几乎已经没有其他东西了，就连那仅存的几棵树也像披上了致哀的黑纱。人们见到长得比较黑的人开玩笑的时候都会说“像个刚刚从凤凰山回来的人”。过去这里有几家国有煤矿，后来因为经营管理不善纷纷垮台倒闭。苗盼雨成立



天首集团后兼并了几家国有煤矿，私营煤矿也大都都被天首集团吃掉了，就连原来的一个山神庙现在也像病人一样歪歪斜斜的，随时都可能倒塌。当初山神庙里还住有几个和尚，现在和尚们在这里也生存不下去了，只好各奔东西。现在的凤凰山共有十余个矿井，都是天首集团煤业公司的下属企业。苗盼雨的哥哥苗得雨控制着整个凤凰山，出事故的那个煤矿叫红星煤矿。

红星煤矿因为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已经停产，井口围得人山人海，很多矿工家属在那里哭哭啼啼，凝望井口。每逢有了天灾人祸，人们总会盼望奇迹发生，盼望亲人能够安然无恙地从发生事故的煤矿下边尽快上来。尽管奇迹并不容易出现，可是人们依然祈祷着、盼望着、等待着……

矿难发生后，省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李宜民一直守在这里组织抢险工作，参加事故抢险的 1000 多名武警战士和天首市公安局的公安干警忙得废寝忘食。矿下由于瓦斯爆炸引发了矿震，出现大面积塌方透水，现在十几台大水泵正在抽水，黑乎乎的地下水形成一条巨大的黑河，从红星煤矿井口汹涌澎湃地向山沟里奔去。这滔滔不绝的黑水给人一种阴森恐怖的感觉，像一条黑色巨龙在吞云吐雾。

李宜民安排完其他抢险任务之后才向红星煤矿的孔矿长了解矿难的具体情况：“矿井下边共有多少人在工作面采煤？事故是怎么发生的？到底是先发生瓦斯爆炸，还是先出现矿震？你们的瓦斯检测系统如何？今天你们公司哪个领导下井带班？”

孔矿长说：“李书记，我们的瓦斯检测系统……唉……我当时因为感冒微烧没有下井，也没有其他领导在井下。听上来的人说事故发生在外风道掘进工作面，先发生瓦斯爆炸后引起了三级矿震，事故发生前共有 680 人在井下作业，刚好升井 300 人，事故发生后获救 181 人，目前还有 199 人被困井下，生死不明……”

李宜民向山下望了一眼说：“孔矿长，你一个月下井几次？有记录吗？”

孔矿长红着脸说：“我因为工作忙，一般情况是一个月下井十次……”

“那么你们都在忙什么呢？生产经营人员下井带班，可以深入了解煤矿安全生产状况，及时发现和消除事故隐患，有效制止违章作业现象，可是你们不是天天有领导下井，这怎么行呢？你这个矿长是怎么当的呀？你们的瓦斯检测系统到底怎么样？啊？”

“瓦斯检测系统……瓦斯检测系统，我，我……”

“好像你们红星煤矿的老总不姓孔吧？我虽然不认识苗得雨，但是我知道你们的老总姓苗对吧？矿上出了这么大的事故，他身为天首集团煤业公司的总经理竟然不亲临现场，有点说不过去吧？是不在家，还是对工人的死活已经冷漠不顾了？你既然一问三不知，现在就给苗得雨打电话，就说我李宜民命令他立即赶到现场来，不然我就不客气了！另外，你给天首集团的老总苗盼雨也打个电话，她也应该在这里，而不应该在其他地方！因为红星煤矿隶属于天首集

团，她苗盼雨必须到这里来。”李宜民连质问带训斥，让孔矿长简直无地自容。

“我……我们苗总的左眼有点毛病，这两天眼疾又犯了，正在家中输液，我这就给他打电话。”孔矿长说罢急忙拨通了苗得雨的电话，准备传达李宜民的指示。李宜民不等孔矿长说什么，一把夺过手机大声吼道：“是苗得雨吗？你还有一点良知没有？井下100多名矿工生死不明，难道你一点都不关心吗？你们的瓦斯检测系统真的很正常吗？如果正常，为什么会发生瓦斯爆炸？这个问题以后再追查！苗得雨，你给我听着，不管你现在病有多重，就是让人抬也必须尽快赶到红星煤矿上来，否则我办你的渎职罪！矿上出了这么大的事故，你还能安心在家里养病？你的脑子是不是有病呀？你的良心是不是让狗吃了？啊？太不像话了！”李宜民吼罢把手机扔向孔矿长，孔矿长没有接住，手机重重地摔在地上。孔矿长拾起来一看手机已经摔坏了，然后借了个手机，赶紧给苗盼雨打电话。

这时省委书记陈唤诚和省长路坦平带人来了，先对围在井口的矿工家属们表示亲切的慰问，然后听取李宜民对矿难事故的简单汇报。当陈唤诚得知还有199名矿工困于井下生死不明时，他立即做出四点要求：一是要尽最大努力抢救井下的每一个被困人员，尽一切力量救治伤员，同时要高度重视抢险队员的安全，坚决避免次生事故发生；二是要组织力量做好善后处理工作，维护矿区和职工队伍、遇难矿工家属的情绪稳定和秩序稳定；三是要严肃认真地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实事求是，查明事故发生的原因；四是要举一反三，在全省范围内进一步加大安全生产工作的力度，各煤炭生产企业都要尽快组织一次安全生产大检查，消除事故隐患，坚决避免类似于红星煤矿这样的重大特大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

然而当陈唤诚看见从井下抽上来的黑水时，他的心也慌了，他明白井下出现抽不完的黑水预示着什么……他也在心里暗暗感叹：每每发生事故之后，领导都会说些诸如他刚才说的那番话，可是这种“马后炮”究竟还能起到多少作用呢？说者心里清楚，听者心里也清楚。可是这么有分量的话往往都是在事故发生之后说的，事前煤炭生产企业可能很难听到这类比较严厉的话，如果在事前领导们有这么严厉的话，能够经常到生产一线去走走，也许事故就不会发生。陈唤诚面对井口滔滔不绝的黑水显出一脸的愧疚，他深感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好。论责任，煤炭厅厅长白杉芸推卸不了，主抓安全工作的副省长季喻晖也推卸不了，而他自己的责任比省长路坦平的责任更大。

陈唤诚讲完后路坦平讲话，他讲话的要点是：要不惜一切代价，采取一切措施营救井下矿工，一定要把损失降到最低限度。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不能有任何思想包袱，危急时刻，要充分发挥我们的政治工作优势，发挥党组织的先锋模范作用，把大家的力量统统调动起来，形成合力，振奋精神，全力以赴抓好抢险工作，取得抢险救灾的胜利，人民的生命第一……

路坦平是带着一脸复杂情绪讲完这话的，他忽然又想起红星煤矿是个私营

企业,也不知道有没有党组织,但是话已经说出来了,他没有再做什么补充。

国家安全生产管理局的领导是这样说的: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对河南省发生的特大矿难事故已经引起高度重视,并做出具体指示。河南省一定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处理好当前的事故。同时要尽最大努力进一步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牢牢把握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主动权,以这次矿难事故为教训,深刻反思,查找纰漏,积极工作,促进河南省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今后一定要落实领导带班制度,如果领导在场,当煤矿发生危及职工生命安全的重大问题时,带班者就能够立即组织采取停产、撤人、排除隐患等紧急处理措施……

副省长季喻晖讲了几句之后,对着煤炭厅厅长白杉芸强调了安抚工作:“矿难已经发生,我们一定要积极做好安抚工作,矿工是我们的兄弟,是我们的亲人,每户被困井下的矿工家庭至少要派三名以上工作人员负责人户安抚,要把安抚工作当做政治任务,必须保证矿工家属情绪的稳定,保证矿山的稳定,保证天首市和河南省的秩序稳定……”

白杉芸的眼睛看着别处,三心二意地点了点头,然后说:“安全事故已经发生,要在追究矿长、区队长责任的同时,还要追究当班带班人员的相应责任,不追究肯定是不行的。”她这种漫不经心的表情和一定要追究责任的态度让季喻晖直翻白眼,但是没有批评她。

此时天首集团煤业公司总经理苗得雨捂着左眼从一辆三菱吉普车上下来,孔矿长急忙对李宜民说:“李书记,我们苗总来了。”李宜民望着捂着左眼的那个彪形大汉大声吼道:“苗得雨,你这个土财主是赚钱赚昏头了,还是挖煤把心也给染黑了?矿上出了这么大的事故,你还能够安心在家里养病,你可真行啊!这个事故的责任咱们随后再算账,现在你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救人,救人,你知道吗?”

苗得雨脸憋得通红,却没有说出话来。这位天首集团煤业公司总经理是天首铝电集团总裁苗盼雨的哥哥。他平时深居简出,很少与外界接触,更没有上过电视镜头,李宜民今天是头一次见到苗得雨,但是他知道苗得雨这个名字。天首集团煤业公司隶属于天首铝电集团,苗得雨当然还得听他妹妹苗盼雨的指挥。苗得雨也不是不重视矿难事故,他和凌昊天刚才是在研究是不是把困在井下的人数少报一些,并且把这样的想法告诉给妹妹苗盼雨。苗盼雨批评了哥哥,说现在可不同于过去了,过去上边管得不严,有些时候可以钻空子,现在隐瞒实情可能罪过更大,她主张实事求是上报被困井下的人数。

面对李宜民刚才的质问,苗得雨正处在尴尬之中,妹妹苗盼雨不知什么时候来到现场。她是三天两头上电视的明星人物,省内大小干部都认识这位端庄靓丽、颇有气质的女企业家,但是由于凤凰山现在的灰尘特别大,她一般不到这里来。苗盼雨急匆匆跨前一步站在苗得雨身前,开始应酬这些到矿上视察灾情的头头脑脑们。她应付这种场面似乎非常得心应手,从她那经常做美容的脸上